

# 在都安热爱文学



□ 陈昌恒(壮族)

在都安热爱文学，比在干饭锅里当麻雀还幸福。

2021年8月12日是一个令我感觉特别幸福的日子。那天我山村的老屋高朋满座，笑语盈庭。

7月27日上午，朋友发给我2021年《广西文学》第8期目录，我非常欣喜地看到自己的中篇小说《白乌鸦》刊发在《广西文学》“特约头条”栏目。六年前我曾在《广西文学》发过一篇小小说，这次上刊的是中篇小说，而且还是“特约头条”，真有点连升三级的幸福感。

接下来几个文学微信群的文友也纷纷祝贺我，满屏尽是庆祝、胜利、竖起大拇指的表情。“都安作家群”里，县人大主任黄伟说：“祝贺昌恒，他以文学为拐杖走出大山，很不容易。大家到他的山里老家庆祝一回，由保安乡府负责安排！”黄伟主任也是一名作家，他性格爽朗，风趣幽默，说话办事雷厉风行。

8月12日那一天，阳光如金，我正好收到《广西文学》的样刊。因都安至大化双福二级公路施工，10多辆小轿车像甲虫一样慢慢爬上山。我的家乡弄歪虽只距县城60公里，车子行驶两个多钟头才入村。炎日当空的时候，鹰山脚下我的屋里，相继迎来了众多文友。广西作协副主席、河池市文联主席红日先生当天早上在市里参加完会议，就匆匆从150公里外的金城江赶进山来。乡里杀了一头大肥猪，买了8只土鸡，让几个厨师送过来。文友、乡干部、亲戚、父老乡亲共坐了13大桌，大家喝着母亲封了三年的自酿糯米酒。黄伟主任简单的开场白后，我含着热泪，用壮话对父老乡亲说：“在座的文友和贵人，我40年前开始写东西到现在，一直都得到你们的关心。就是在你们的支持帮助下，十年前我走出了大山，如今我在外面过得很好。欢迎你们来到我家，我非常感恩、感谢！”说完，从未喝过酒的我把一大杯酒一饮而尽，庆祝自己得到了都安文学爱好者有史以来空前的礼遇。

我从读高中时就热爱文学，毕业后回村务农，无数次在家乡的山上砍柴时，枯坐石头之上，抽着劣质的香烟，漠然地眺望远方放飞自己的作家梦。一步步走到今天，是家人的支持，朋友的帮助和领导的关爱。

17岁那年，高考落榜回乡后，为了让我有时间看书写作，父母只安排我砍柴一项活路，只要家里有柴火烧，余下的时间任我支配。家里的两盏小煤油灯，也特许我霸占一盏。

我买稿纸、信封、邮票的钱有一部分是父亲给的，有一部分是我上山挖山货换来的，还有一些是奶奶把亲戚朋友给她的钱一毛两毛攒给我的。尽管我上街时连一碗一角三分钱的素粉都舍不得吃，但我还是为自己“不务正业”浪费家里的养命钱而感到愧疚。1982年春节临近，父亲把一年当挑夫、干石匠活、烧木炭卖攒下来的25元钱交给我：去买两丈布料，你们兄妹四个每人做一件新衣裳。父亲又特别交代一句：剩下的钱你就买邮票吧！那天，我没有买自己的布料，用8块钱买了两本书5本稿纸和30枚邮票。山村完全被黑暗包裹的时候，我才揣着一颗七上八下的心走进家门。父亲没有责怪我，火灶旁，他不停地“吧嗒”着旱烟。良久，大妹打破沉默，对小妹说：妹，我们不做新衣服了，大哥写字（作）出门多，给他缝一身新衣吧……那一夜，我泪湿枕头，彻夜未眠。

1986年3月，在村小学当了半个月的工友

后，我被聘请为代课教师，每月报酬50元，我终于可以不为晚上读书写作需要的煤油钱发愁了。学校知道我爱读书写作，用公费为我订了一份《广西日报》。当时买煤油凭油票，每个月学校多发两斤的油票给我。当代课老师19年，我先后在三个偏僻的山村校点上课。每天放学后，我便坐在教室前面的石墩上沐浴晚霞，静心读书。

代课19年，我除开教学外，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读书写作上，尽管当时我发表不了几篇文章，更谈不上拿稿费贴补家用，可是家人依然默默地包容我。结婚后，妻子独自带病干着农活、照顾老小，我把家里吃饭穿衣的钱花在毫无回报的写作上，她也从无怨言。2005年，我转正成为公办教师后，当时工资只有600多元，我一直想买一台电脑无法实现。2009年下半年，妻子卖了一窝猪崽收入5000多元，她对我说，你要买电脑就拿钱去吧。我终于花了5900元买到了一台“联想”牌笔记本电脑，2011年还带它进城，前年才报废。

在我追求文学的路上，得到过很多老师和领导的鼓励和帮助，蒙冠雄、蓝汉东、潘泉脉、韦翔翰、谭云鹏、覃正堂、凡一平、潘红

日、李约热、吕成品、黄伟、黄启先、潘莹宇、韦云海、潘康生……这些名字一直都温暖着我，照亮着我，他们就是我文学生命的阳光。

2011年，我从山村小学调到县文化馆任文艺创作员，2014年加入广西作家协会，终于实现了成为一名作家的梦想。

有一种说法是“广西作家半河池，河池作家半都安”，这种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也说明都安县文学爱好者之众。在都安这片“石山王国”里，文学痴迷者在追梦的道路上，演绎着感动，书写着传奇。有在地里放下牛犁就进城当作家，当到市文联主席的；有享誉全国的“门卫诗人”……

这里的文学爱好者相互抱团取暖，相互加油鼓劲。谁最近完成了一篇散文，谁正在创作一部小说，谁刚刚发表了一首诗歌都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这里有文学创作深厚肥沃的土壤，有文学追梦人成长充足的阳光雨露，这里就是文学爱好者温暖的摇篮。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李约热在都安接受县人民政府嘉奖时哽咽着说：“我获得荣誉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关心我的故乡。”

## 春天的羽毛

(外一首)

□ 余述平

总有一些风要卡住山口的喉咙，  
总有一些旗，  
不是因为子弹洞穿了才降落，  
头顶的星空灿烂，  
但你要明白，它们不是为了你和我，  
它只是一个宇宙的细节，  
它的光，只是它自己身上的一根羽毛，  
它不知道吹拂，  
我们也不必拿它装着飞翔。

## 把土地埋进一粒米里

它得到了土地的教诲，  
成全就是一次饱满，  
从此，风雨在内心里  
长出圆润。  
生命的样子，  
都是草样年华，  
仇恨和相爱都是一次愤青。  
把土地埋进一粒米里，  
即使黑暗来了多次  
也会越变越白。  
它有些过于沉重，炫目，  
像一道光，  
把鸟和我们的身体，  
变得辽阔。

## 夜宿青城山

□ 冉杰

阳春三月，一只渴望飞翔的鱼  
在岷江之外徘徊，谁的背影  
摇曳成一朵半开的莲  
含苞待放的往事  
在都江堰的塘水里波光粼粼  
惊醒了深浅不一的鸟鸣  
低垂到尘土的枝条  
在词语的盛宴上晃荡  
许多珍贵的清香，在石头上颤动  
鸟声从黑夜上空划过  
留下一片空白，夜色趁虚而入  
月亮坠落成一枚静谧的词语  
影子也成了身外之物  
而一滴流水，把今夜  
勾兑成了一副安眠的草药

青城山，手持清风和明月  
以收拾一地月光的方式

收拾病入膏肓的欲望  
喊一声高山，黑夜变得很矮  
其实我们还在沉重的青山之上  
叫一声流水，越来越动荡的声音  
治愈欢乐的沉疴，灵魂的补丁  
历经了苦难，多像一句金色的谚语  
在梦里，数了一下成群游走的鱼  
幸福的骨头长满了稀奇的鱼鳞  
在风中轻轻晃动，尘世宁静的灯火  
开始丈量高山流水的方寸  
山的命脉，水的流向  
都在袅袅的空洞里  
脉络清晰地涌现，升华  
赞美的文字，像水草一样茂盛  
也像水草一样沉寂  
缺少典故的几茎细草  
像一朵简单的白云，轻轻地摇晃……

## 守卡艰辛亦甘甜

□ 农陆权(壮族)

2021年9月28日下午5点30分，我突然接到部办通知，叫我马上回家收拾衣服和必要的日常用品，6点整有车送下乡，要求晚上10点前一定到宁明县桐棉镇那马村停松疫情防控卡点守卡。我连晚饭都来不及吃，就随车上卡点了。从那天起，一上卡点，我就一直轮换守卡到现在。前后一算，已历时5个多月。前后驻守过停松屯、1274和1275等三个卡点。现在虽然还不知道这个疫情防控工作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但回想这些守卡的经历，真可谓艰辛亦甘甜啊。

刚到停松屯卡点时，环境条件相对好一点。这卡点设在抵屯屯停松屯的村边，水电方便，国防公路穿卡而过。我们的主要任务一是检查过往车辆和行人，严防“三非”人员偷渡过来；二是宣传、动员边境居民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严防境外疫情传入国内。看似简单的工作，但真正做起来并非易事。一是当时往来车辆和人员多，一天24小时设卡检查，卡点才4个人值班，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很大；二是刚开始时有许多人不太配合工作，有时工作不顺利。还好，随着相关文件规定的不断落实，人民群众不断理解和积极配合，工作很快走上正轨。不到两个月，停松卡点的疫情防控工作渐渐放开，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全部得以转移到边境一线卡点上。

2022年1月，我被调到1274卡点值守，2月初，又调到1275卡点驻守。这两个卡点相距4公里多，都是边境第一线卡点，距离越南不足30米，许多路口距越南不到10米。因为是第一线卡点，疫情复杂，任务更重。上级要求我们卡点必须每天24小时有人值守，4公里多的巡逻路，24小时要有人巡逻。我们1275卡点共12个值班人员，我们每天分成6个小组，轮流值守和巡逻，一天下来，巡逻路程有9公里以上。因为那里山高沟深，又没水没电，晚上照明只能靠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有时手机没电了，只能关机。生活用水，要到1公里外的水沟去拉。

在1275卡点驻守时，正值隆冬时节，天气非常寒冷，有时气温低至零度以下，满山遍野的霜冻，一片白茫茫。还时常有雾有雨，给我们值班和巡逻带来很大的不便。尤其是晚上，因为雾重雨浓，能见度低，5米开外看不清东西。回到帐篷休息时，需要生火取暖才行。因为雨多雾大，帐篷小而薄，屋内地板阴冷潮湿，甚至连棉被和衣服都有潮湿之感。换班时，收起席子和棉被，发现床板是湿的。另外，卡点上洗澡也是一个大难题，因天气冷，我们只能三至四天才烧柴煮热水洗一次澡。

据报道，自2020年以来，尤其是2021年下半年以来，越南新冠肺炎疫情愈来愈严重，越南国内疫情基本失控，每天新增患者过万人，死亡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许多从我国偷渡出去的非法分子，他们千方百计想偷渡入我边境，再潜入内地“避难”。如果我们防守不力，让他们偷渡进来，那我们的家园势必被疫情传染，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势必遭到严重破坏，甚至直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的党员、干部、民兵，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不顾个人安危，不怕艰难困苦，舍小家，顾大家，毅然投身到边境疫情防控一线卡点，日夜守卡，有效地阻止了境外疫情的侵入。作为全县一千多名守卡人员中的一员，近半年来，我参与守卡50多天，先后驻守过三个卡点。我在繁重的守卡工作之余，充分利用休息时间，把守卡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半年来，我已先后有《边关》《边关手记》《阳光，照耀在南疆边境线上》《边关暮色》《边关听雨》等多组诗歌在《左江日报》、今日头条网站、当代广西网等媒体上发表，也算是苦中作乐的些许收获。

我们的疫情防控守卡工作虽然艰辛，但为了守护身后家园的长久安宁，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一定会初心如故，守好卡点，继续奉献！